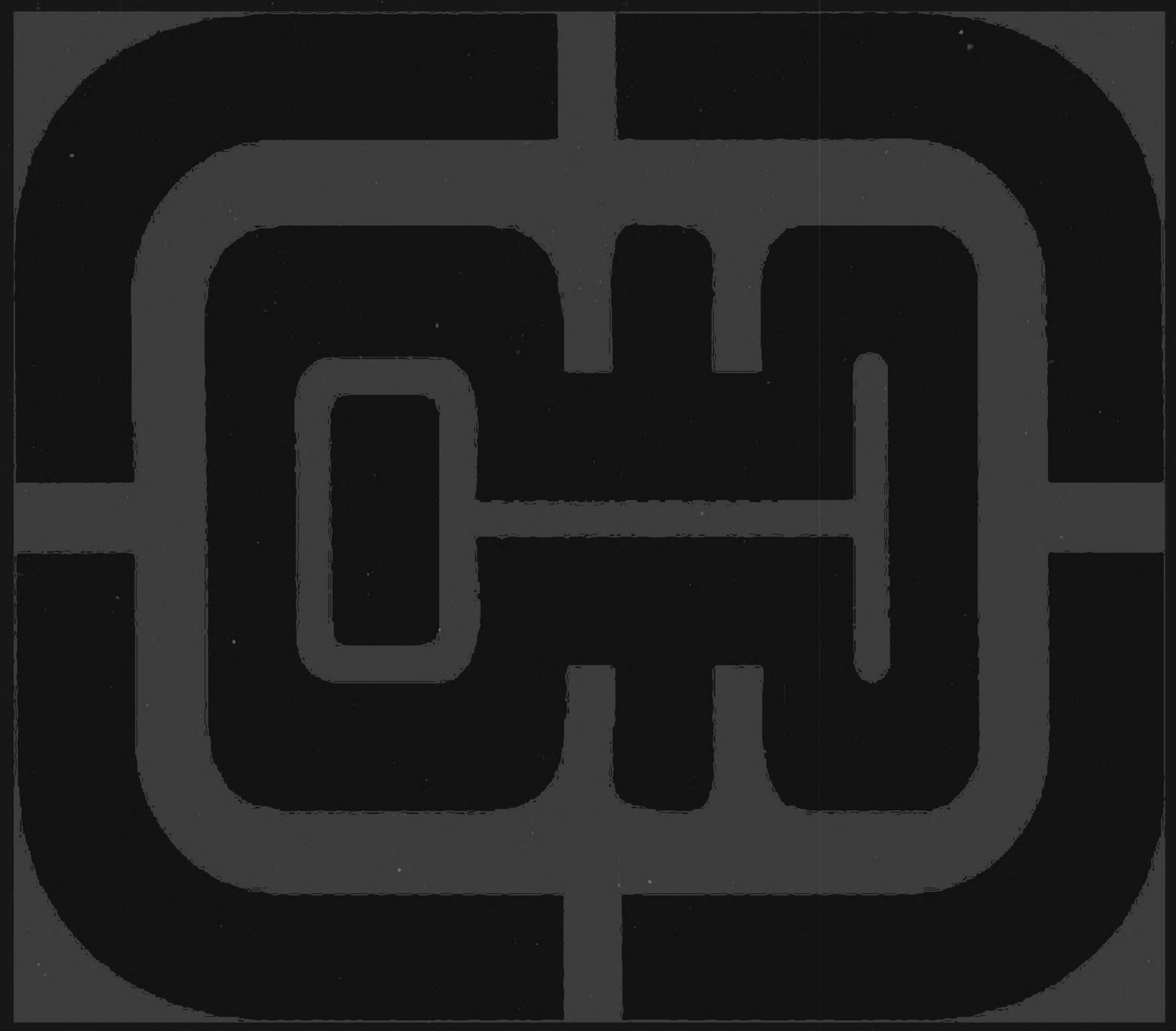


寧國路學正王師道校正

杜欒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范曄 後漢書五十七

杜根傳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離被也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絞急也永初元年舉孝廉爲

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爲人傭力保任而使也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爲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閒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爲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爲濟陰王翊世連

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爲順帝司空張皓辟之以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比猶頻也）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爲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欒巴傳

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脩俗事）好道順帝時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以獎進之（○劉攽曰立學校案文當作學劾）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幹府吏之類也令諸郡國不滿五千以下置幹吏二人郡縣皆有幹幹猶主也）政事明察視事七年

以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房謂爲房堂而祀者於是祆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亭湖中分風船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爲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疫也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神仙傳曰巴爲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噀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荅言正旦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瞑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冢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

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爲求昌太守以功自効。劉攽曰案功不可以自効當是無功自効少一無字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傳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爲人居簡不脩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飢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

當天之中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
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檀車兵車也詩曰檀車嘽嘽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嘽音昌善反痯音管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
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
之起始自布衣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拾暴秦
之敝追亡周之鹿前書蒯通曰秦失其鹿以天下共逐之音義云以鹿喻帝位也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
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
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
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夏虛流遠近
利器謂威權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謂爵祿與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閹人也
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
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春囿鹿子曰麋乳產也斯豈
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
又令牧守長吏○劉攽曰案文令當作今上下交競封豕
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寃之魂貧餒者
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

之罪（說苑曰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也）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杜元凱注左傳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爲長夜也）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前書賈山上書曰秦始皇進諛諂之人殺直諫之士也）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闔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趙高爲車府令與壻咸陽令閻樂謀殺胡亥事見史記也）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高宗時有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而修德位以永寧）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史記曰周孝王之子夷王崩子厲王立行暴虐死于彘也）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爲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絶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

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不時謂不合於時也諱言謂拒諫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人子來武旅周武王之旅鳧藻言喜悅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日失計於廟堂之上君臣等藿食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劉攽曰後民按文民當作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象天象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使男不逋

叔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詩曰大路南金和玉卞和之玉也）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猒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

之中棲烏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至也用之不特必至燋爛顛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鍥刻也音口結反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人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劉攽曰注莫不爾極案文不當作非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河言日月有謫食之災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小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鄭玄注云壞滅之國微人起屋舍築墻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隣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知今反無識也豈為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

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伏永今朝白駒喻賢人也監寐寐寤也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閒役夫謂陳涉起蘄也窮匠謂驪山之徒也並見史記也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潰亡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魚爛從中發潰爛也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沸則蛾不得置一足焉絓掛也音胡賣反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詩小雅大東之文也潸涕下貌鄭玄注云傷今不如古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婁等十餘人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効使各結

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
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
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
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三家謂夏侯建夏侯
勝歐陽和伯也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申
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
納之時鉅鹿張角僞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
奉車都尉樂松議即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
聖王以天下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

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
切勑州郡讙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録雖
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
京師覘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共嗚呼刑郡忌
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
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
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
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
尚書令以所舉將爲尚書難與齊列乞從冗

敬拜侍中以數切諫爲權臣所憚徙爲京兆尹到職當出脩宮錢直千萬（請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脩宮錢也）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殷頗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院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時涅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叛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剋也）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吁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三郡河東馮翊朝京兆也壺谷壺關之谷在

上黨也冰解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至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閒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論語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

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亦以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謠言謂聽百姓風謠善惡而黜陟之也爲民蠹害者時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糺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馘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李雲傳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閉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封后兄東爲北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秉爲濟陽侯是時地數震裂

衆災類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露布謂不封之也并以副李上三公府也）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與氏古字通耳春秋漢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黃精謂魏氏將興也陳項虞田並舜之後舜土德亦尚黃故忌也）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户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言諦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色○劉攽曰注帝之諦言也案文言當在諦字上）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也）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

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劒戟送黄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周昌解見陳忠傳朱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事並見前書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比干以死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九竅乃剖比干而觀其心事見史記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韓子曰夫龍之爲蟲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亦幾矣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爲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特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

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
奏雲衆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琮使行部
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五諫謂諷諫順諫闚諫指諫陷諫也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闚諫者覘人君顏色而諫也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也見大戴禮若夫託物
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自戒卜商詩序之文也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
曷其絞訐摩上以衒沽成名哉絞直也訐正也沽賣之也
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儀禮曰凡自稱於君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劉攽曰注宅在邦者案儀禮文云宅者在邦此誤遂乃露布帝者班檄
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論語曰古之狂也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夫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已論語曰事君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爲謗已故說者識其難焉韓非有說難篇

劉瑜傳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

辯清河太守謝承書云父祥爲清河太守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筭之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連如幸得引録備荅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庸用也回邪也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入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燿關之盛衰者也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爲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曰天子建侯上法四七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徹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制也嫌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

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曰天有六氣六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也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詩小雅巧言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怨曠作歌仲尼所錄謂仲尼刪詩編錄也況從幼至長幽藏殁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群輩咨怨能無感乎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爲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禮記曰孟夏之月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也促以嚴刑威以正法○劉攽曰案文當作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爲吏

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伐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近習謂親近狎者）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注云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縢緘也以金緘之不欲人開也）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臣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悾悾誠懇之貌）懼以觸忤征營慴悸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讖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它事瑜復悉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

官乃引瑜爲侍中又以侍中尹勳爲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武傳勳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爲太尉睦孫頌爲司徒勳爲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曰自以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列郡公府禮命桓帝時以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勳部分衆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勳後再遷至九卿以病免拜爲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勳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爲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傳

謝弼字輔宜東郡武陽人也（謝承書曰弼字輔鸞東郡濮陽人也與此不同）中直方正（猶言中正方直也）爲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

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祆異生乎失政上天告
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
支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謝承書曰蛇者陰氣所生龍之類也龍有鱗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
有蛇龍之孽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則有下伐上之痾龍蛇之孽也又熒惑守元裴回不去有近臣謀亂發
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
者爲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
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之文也鄭玄注云虺蛇虺虺陰之祥也故爲生女伏
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
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
目以見天下文帝徙淮南王長於蜀袁盎曰陛下有殺弟之名也恐其逢霧露病死陛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
母戎狄遂至交侵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與戎翟謀伐襄王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前世以
爲美談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

恩不忍離於是合葬見皇后紀也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
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
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
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
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尚書舜典曰蒸蒸乂不格姦孔
安國注云蒸蒸猶進進也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臣又聞
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師
卦上六爻詞也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
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
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群邪
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
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詩國風曰如何如何可贖兮人百
其身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
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
素餐致寇之人四公謂劉矩爲太尉許訓爲司徒胡廣爲太傅及寵也書
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食其
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也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
災異並加罷黜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人喻三公餗鼎實也折足覆餗言

不勝其任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廢災變可消國祚惟求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言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贊曰鄧不明辟（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言鄧后臨朝不還政於安帝也）梁不損陵慊慊欒杜諷辭以興黃寇方熾子奇有識（識協韻音式侍反）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情雲犯時忌成仁喪已

同方殊事

杜欒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王師道校正

虞傳蓋臧列傳第四十八

范曄　後漢書五十八

虞詡傳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酈元水經注云武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諱詡字定安虞仲之後定安蓋詡之別字也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謂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所決皆不恨爲之生立祠其門

閭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孫永爲御史大夫也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翊曰升卿翊年十一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翊辭曰祖母九十非翊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大尉李脩府拜郎中漢官儀曰脩字伯游襄城人也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

明三省曰罪外言無蔽障

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翊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永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說文曰諺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郡白起頻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丙韋平孔翟之類也

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士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雲徹席卷後無餘災也）雖賁育爲卒犬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疽癰瘡也）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四府謂太傅太師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勳衛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冗散也音人勇反）外以勸厲荅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

殺長吏屯聚連弃列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内太守馬棱（棱字伯威）（援族祭也）棱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譸之知其無能爲也（譸當作籌也）朝歌者韓魏之郊（韓界上黨魏界河内相接大行故云郊也）背大行臨黄河去敖倉百里（敖倉在滎陽解具安紀也）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皐斷天下右臂（右臂喻要便也）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閡與礙同）及到官說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縫其裾爲幟（幟記也）

漢書曰以絳縷縫其裾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孫臏爲齊軍將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半矣事見史記兵法曰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書王吉上疏曰古者師行二十里吉行五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

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西）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廣雅曰僦賃也音子救反僦五致一謂用五石賃而致一石也）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沮音七余反）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續漢志曰下辯東三十餘里有狹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鑿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以人僦直雇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閒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續漢書曰詡始到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

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派人還歸郡户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爲司隸校尉數月閒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爲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銜轡禮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爲無用壞之者必有水敗尸子曰刑罰者人之鞭策也今刑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贓罪非一三府恐爲臣所奏○劉攽曰案上文三公劾詡則此當爲三府也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韓詩外傳曰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也順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敦漢官儀曰敦字文理京兆人也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

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震爲樊豐所譖而死）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一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歐刀刑人之刀也）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謂順帝爲太子被江京等廢爲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也）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廂）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阿母宋娥也）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顗與

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爲義錢託爲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謫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求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貧人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閤門蘭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韝備即今行鞭杖者也此言錢者令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劉攽曰走街走卒又赤幘絳韝案後漢志街下有一里字又云絳韝字誤司空劾案列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兖州龔丘縣南也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

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比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駮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惷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笞之而已詡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又上言臺郎顯職任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刑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詡好刺舉無所回容（回曲也）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傳變傳

傳變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靈州縣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珪乃易字焉家語子貢對衛文子曰一日三復白珪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王肅注云玷缺也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一日三復愼之至也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服後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劉攽曰案嵩傳此少一將字俱討賊張角變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也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皇甫嵩傳曰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楊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此云六州蓋初起時也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

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甫始也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反寒暑不同時而至也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之居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見史記也市虎成於三夫解見馬援傳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攜之秦密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賜劒自裁見史記案杜郵今咸陽城是其也酈元注水經云渭水北有杜郵亭也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殛音紀力反殛亦誅也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變功多當封忠訴譖之續漢書曰變軍斬賊三帥卜巳張伯路仲寧等功高為封首靈帝猶識變

言（讖記也音志）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爲安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變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變廷辱大臣帝以問變變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冒頓匈奴單于名也前書曰季布爲中郎將單于爲書嫚呂太后呂太后怒召諸將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前書漢王賜酈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定北地）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謂之四郡劉歆等議曰孝武帝北攘匈奴除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燧羌裂匈奴之右臂燧音而遮反○劉攽曰注以高燧羌案高當作鬲）今牧御失和使一列

叛逆海內爲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說文曰衽衣衿也）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方正也格猶標準也）每公卿有缺爲衆議所歸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户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特也傳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一作封）出爲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劉攽曰案文明當作名聲之誤也明雖可通但前後多云名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爲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

之津字文淵南陽人變善郵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姦利士人怨之漢官曰司隸功曹從事即持中也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變知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挺解也必謂我怯群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粮盡變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劉攽曰時北胡騎數千按文少一地字下文云鄉里羌胡是與變同北地人也皆夙懷變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變歸鄉里子幹

年十三從在官舍知變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變北地人故云鄉里也先被恩德欲令弃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變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幹集曰幹字彥林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曰曹公子臧曰爾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史記曰伯夷孤竹君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主伐紂殷既平伯夷耻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曰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左傳曰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也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主簿揚會吾之程嬰也程嬰解見馮衍傳也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變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

君寧有意爲吾屬師乎師即君也尚書曰作之君作之師也變
案劒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邪遂麾
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謚曰壯節侯幹知名位
至扶風太守

蓋勳傳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今謂之縣泉堡是也家世二千石續漢書曰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大司農謝承書曰父字思齊官至安定屬國都尉初舉孝廉爲漢陽
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

鴟恐鴟之誤

武都蘊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
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
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
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
曰夫紲食鷹鸇欲其鷙紲繫也廣雅曰鷙執也蓄頡解詁曰鸇鴟也食音嗣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
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
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儁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儁勳爲言得免儁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謂

儁曰吾以予罪有八議故焉予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冒凶軍興斷盜數千萬斷謂割截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陽以拒賊鋒阿陽縣屬天水郡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劒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爲將扞之仍令寵臣莊賈監軍與穰苴期旦日會賈素驕貴夕時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救昌到乃誚讓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昌坐斷盜徵以技風宋果代之續漢書皇象字作泉也皇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

禽侯曾慶父篡位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杼殺之慶父魯莊公弟莊公子開立是爲湣公慶父襲殺湣公並見史記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思靜難之術遽爲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論罪輸掌畜官音義曰右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畜官畜音許救反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孤槃爲羌所破勳收餘衆百餘人爲魚麗之陳麗音離左傳曰王以諸侯伐鄭鄭原繁高渠彌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注曰此魚麗陳法也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表標也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句就羌別種也句音古侯反素爲勳所厚乃以矢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爲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勳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勳調穀稟之調猶發也先出

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特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中藏謂內藏也勳曰臣聞先王燿德不觀兵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燿德不觀兵韋昭注曰燿明也觀示也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秖黷武耳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謂武殺敵為果致果曰毅也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勢貪放勳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勳

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府聚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漢陽叛人王國衆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勳領郡兵五千人自請滿萬人因表用處士扶風孫瑞爲鷹鸇都尉桂陽魏傑爲破敵都尉京兆杜楷爲威虜都尉弘農楊儒爲烏擊都尉長陵第五儁爲清屋都尉凡五郡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勳每有密事靈帝手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福與禍鄰莫知其門也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

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爲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爲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儁爲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劒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傅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見尚書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

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乃謝儁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賵襚送之如禮葬于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謝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也父旻有幹事才謝承書曰旻達於從政爲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還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荅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

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熹

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句章縣故城在今越州鄮縣西十三州志云句踐之地南至句章其後併吳因大城句章伯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揚太守陳夤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為人患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也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魁梧壯大之貌也梧音吾舉孝廉補郎位長即位縣屬琅琊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即春秋之祝丘也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弒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謂超為廣陵兄邈為陳留也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効命之秋也今郡境

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余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兖州刺史劉岱（岱字公山）豫州刺史孔伷（伷字公緒）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顛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橋瑁也）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糾收也）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廷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也）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

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閒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群盜處處飈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尚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禜禱群神（巫女巫也史祝史也禜謂營攢用幣以禳風雨霜雪水旱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禱謂告事求福也）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在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

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為書八條責以恩義告諭使降也）洪荅曰隲閣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爾雅曰武迹也）而趨舍異規其為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比頻也）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予之末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弃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遂忖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家語孔子之郯與程子相遇於塗傾蓋而語也）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洪常寓於紹故謂之主人也）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搦捉也音女卓反）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劉攽曰案文悔字無義末詳何字也或曰悔當作益）受任

之初志同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危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己自責不責人也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吳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見史記也昔張景明登壇啗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卞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然則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未詳也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魏志呂布傳曰布破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英雄記布求還洛紹假布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止於帳側布偽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卧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所布揪被謂已死明旦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

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
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
前人守節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
也左傳云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杜預注云違奔亡也足下當見
火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
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
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崔杼殺齊
莊公欲劫晏子與盟以戟拘其頸劒承其心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
釋之事見晏子左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
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也故身傳圖象
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
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
下何圖築室反耕哉左傳曰楚子圍宋築室反耕杜預注曰築室於
宋反兵耕田示無還意也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
孫瓚字伯珪公張揚飛燕旅力作難魏志曰張揚字雅叔雲中人也
以武勇給并州爲從事何進令於本州募兵
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揚遂以所
將兵攻上黨仍畧諸縣衆至數千又與袁紹
合張燕常山人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
爲群盜衆萬人博陵張牛角立起衆次瘿陶
牛角爲飛矢所中且死告其衆曰必以燕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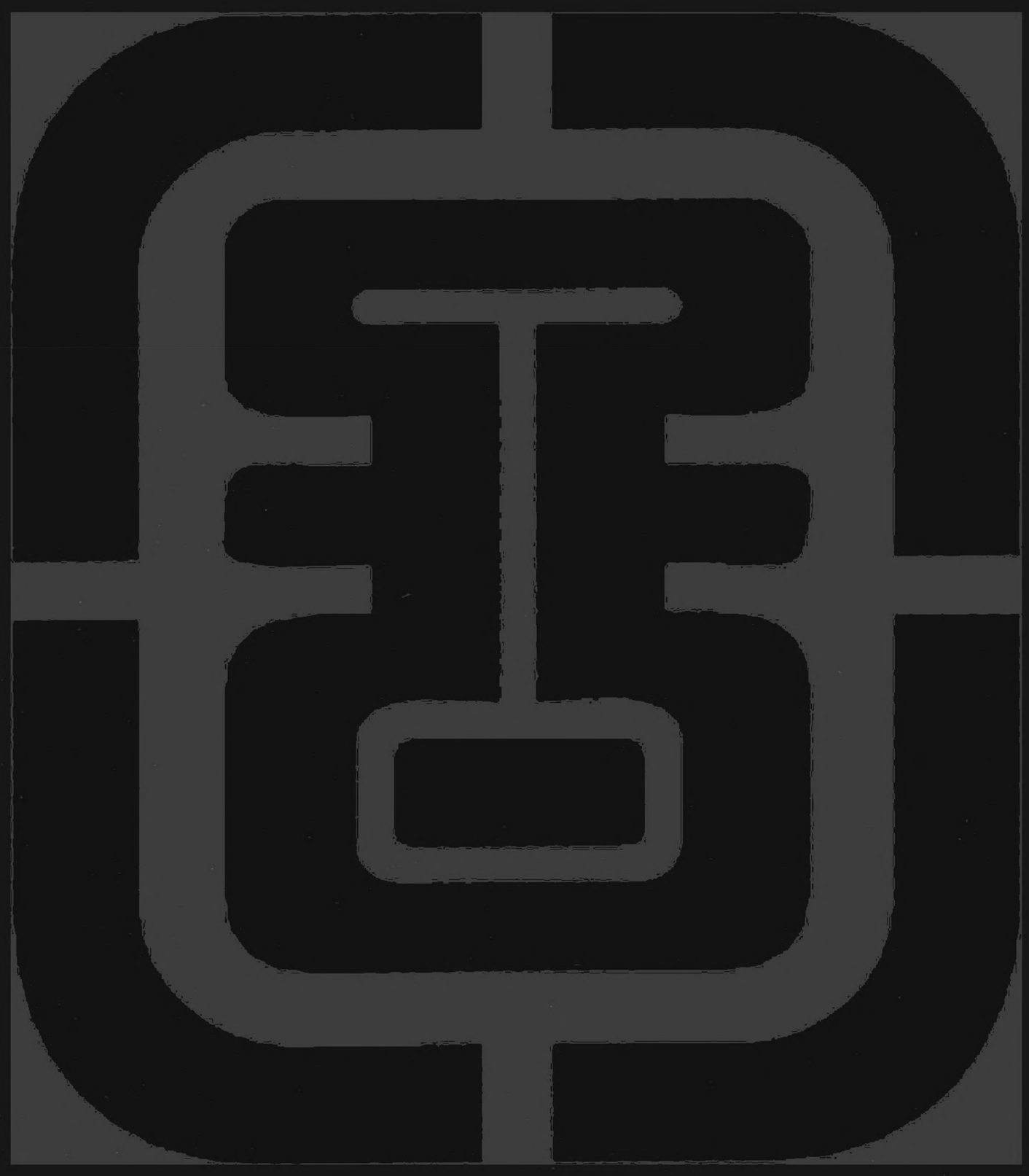
帥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慓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為飛燕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後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劉攽曰注張牛角立起案文立當作之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股肱猶手足也言北邊有倉卒之急股肱之臣將告歸自救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又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前書彭越將其衆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盟主謂袁紹也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與音預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

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杜預注左傳曰饘糜也音之連反）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家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前書音義曰觖猶冀也觖音羌恚反）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公羊傳曰事君猶事父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

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同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跳且號束甲請舉戈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筆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縣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前書魏相上書曰枚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其人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

則未聞也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以車五百乘救楚敗吳兵於稷事見左傳及史記言臧洪徒宇節致死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變令圖再全金方蓋勲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虞傳蓋臧列傳第四十八　王師道校正